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會通卷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百三十三 經部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十三

元　董真卿　撰

繫辭下傳○音訓下繫凡十一章自八卦成列至禁民為非曰義為第一章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至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為第二章陽卦多陰至其立心勿恒凶為第三章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至其衰世之意邪為第四章夫易彰往而察來至以明失得之報為第五章易之興也其中古乎至巽以行權為第六章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至道不虚行為第七章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至其剛勝邪為第八章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至故吉凶生焉為第九章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為第十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失其守者其辭屈為第十一章　第一章從孔氏第二章從晁氏第三章從晁氏朱氏第四章第五章從晁氏第六章從孔氏晁氏朱氏第七章從晁氏朱氏第九章第十章從晁氏第十一章從孔氏朱氏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音訓重陸直龍反

集解　朱子曰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附錄　朱子語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做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曰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便是成列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學蒙八卦

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接次生出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待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是不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　蒼衣樞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更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學蒙

纂註

柴氏曰八卦列成則凡天下之象舉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說卦中所列皆是此指三畫之卦言也○蔡氏曰象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卦所用者在象故曰

象爻謂剛柔之畫六十四卦所用者在爻故曰爻○楊氏萬里曰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萬象在易卦未重象備而爻未備卦既重爻始備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音訓命之陸氏曰孟作明之

集解

朱子曰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来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附錄

朱子語問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来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言否先生云變是就剛柔相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指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底便是動處也學蒙

纂註

蔡氏曰剛柔爻之體相推謂剛推柔柔推剛也惟其相推故能成其變繫辭爻象之辭即其變而命之故能鼓其動○南軒張氏曰謂在其中

者言非自外至者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集解朱子曰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纂註柴氏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主動爻而言也如情偽相感遠近相取愛惡相攻皆是動也○周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音訓趣陸七樹反集解朱子曰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附錄朱子語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必大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學蒙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文蔚纂註朱氏曰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立所以立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

趣時也趣時者時中也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矣
柴氏曰六爻有剛柔爲之本體然後消息進退隨時而
變通故乾六爻既以爲本則潛飛躍皆欲趣時之類
○蔡氏曰剛柔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剛柔之時用

吉凶者貞勝者也

○音訓貞勝陸氏曰姚作貞稱

集解

朱子曰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附錄

朱子語貞只是說它體處常常如此 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箇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 竝 董問貞字便是性之骨子曰常恁地便是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 學蒙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兩箇物事常在這裡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爲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葢言其本相如此也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

得這箇別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无端便是相勝底道理易說張子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行得他此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他人解經雖有與經稍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必大吉凶以貞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非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者是也必大

纂註

張子曰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否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弗克違及其命亂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南軒張氏曰夫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吉凶所以生乎動也若夫得正固之道則寂然不動確乎不拔禍亦不屈福亦不求吉凶无得而動之者此吉凶以貞勝者也○徐氏曰先言變動而後獨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詳於變故也此言吉凶悔吝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

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音訓觀陸官喚反又音官

集解朱子曰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附錄程子語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大臨朱子語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文蔚陰符經云云此語極道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了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易說問貞勝貞觀貞明張程之說孰是曰

伊川解貞作常者為是吉凶二者不是吉便是凶常須一件勝故曰貞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解此字處多云正固固乃常也為正字畫貞字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 必大 伊川說常字甚佳胡

纂註 張子曰天地日月其變不能遷夫正天地之道至大至廣貞乃能觀日月之明貞乃能明天下之動貞乃能一○楊氏時曰貞正也正者靜一之性雖天地日月聖人有所不能外天運乎上地處乎下終古不息者以正觀也日顯乎晝月顯乎夜其明不已者以正明也天下之動紛至沓來皆有以一之者以正幹也經曰貞者事之幹非此之謂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音訓確陸氏曰苦角反馬韓云剛貌說文云高至易隤以豉反隤陸氏曰大回反馬韓云柔貌孟作退陸績董姚作安

集解 朱子曰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纂註 朱氏曰八卦乾坤者

也夫乾陽至剛確然不易示人為君為父為夫之道不亦易乎夫坤陰至柔隤然而順示人為子為臣為妻之道不亦簡乎乾剛坤柔以立本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音訓像陸音象

集解 朱子曰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

附録 朱子語問效此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像此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曰效此便是乾坤之理象只是像其奇偶學蒙

纂註 柴氏曰爻者所以效乾坤剛柔之義也象者所以像乾坤所宜之物也

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音訓見陸賢遍反下同

集解 朱子曰内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即動乎内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

附録 朱子語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如何分或曰陰陽老少在分掛揲歸之時

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内外字猶言先後顯微學蒙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學蒙

纂註柴氏曰内以理言外以事言○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隨之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項氏曰爻象動乎内即所謂象在其中爻在其中變在其中動在其中也吉凶見乎外即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功業見乎變即所謂吉凶生大業也所謂善惡分萬事出也吉凶者功業之總名廢興存亡成敗得失皆吉凶也此變即指動言之因變動而有吉凶因吉凶而有功業觀爻象之變動則吉凶功業俱可見矣以見者為外故以動為内動者易之象也見之者人也○南軒張氏曰乾坤示人以易簡人不能明乎乾坤之易簡轉而為繁難者有之聖人所謂見天下之動而立爻者乃效乾坤之易簡以示人也所謂見天下之賾而立象者乃像乾坤之

易簡以示人也爻象動乎内者謂指其易簡於幽隠之中吉凶見乎外者謂示其易簡於失得之際功業見乎變者謂成其易簡之功業於從權聖人之情見乎辭者謂命其易簡而見於言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音訓寶陸氏曰孟作保曰人今本作仁陸氏曰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集解朱子曰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吕氏從古盖所謂非衆禁陸音金又金鴆反

圖與守邦○此第一章附錄朱子語聖人之情見乎辭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无德有德底无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淵天地以生物為心盖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无所為只以生物

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荅欽夫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欲擔當此以以為當從釋文淵問人君臨天下大事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无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却也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在正辭裏面了學蒙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淵

纂註郭氏雍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柴氏曰天地之德雖生生不窮然非聖人建綱紀立法度拔生人於禽獸異類之中以立人極使各遂其性各由其分亦豈能使萬物安於覆載之間與化育為无終窮哉此天地聖人所以並立於域中也聖人非得位不能繼天地

故位者聖人之大寶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位乎上下者以其於萬物有生生之心聖人位乎中非有天地生生之心豈足以稱其位而有之在心為仁以是心而處事為義理財也正辭也禁民為非也皆是心之發用也○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奠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奠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忍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失得外內使知懼也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者矣而其德意所發則主於仁民而已義者仁之見於合宜者也故名之曰義財○蔡氏曰使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者理財之事制為命令使上下守之而不敢違者正辭禁非之事也孟子言保民而王者守位之仁也言王道之始者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義也○眞氏曰案易之並言

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則曰仁仁之義蓋可識矣又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是亦並言仁義之一也○龍氏仁夫曰案此五句恐是它經誤入故與上下文不相屬○雙湖先生曰案此章首論重卦繫辭有爻象變動四者其下文皆是覆說上面爻畫剛柔之變繫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所以明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立本變通趨時者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而自吉凶貞勝以下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勝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亦惟當一以貞而勝之而已大抵易爲斯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說吉凶爲甚詳也次論乾坤易簡對天地德生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辭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一股是用易要之乾坤即天地也易簡即大生之德也作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用易聖

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為斯人而已耳合兩節而觀一章之旨可見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音訓包陸氏曰本又作庖白交反鄭云取也孟京作伏犧陸氏曰許宜反字又作羲鄭云鳥獸全具曰犧孟京作戲云伏服也戲化也氏陸氏曰包犧氏大昊三皇之最先王陸于況反與地晁氏曰王昭素云印本地上脫一天字諸本多有

集解

朱子曰王昭素曰與地之宜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附錄

程子語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為陽胷在下故為陰至如

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亦有五藏心火也着些天地間熱氣秉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風氣秉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藏亦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有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生物春氣之象羞惡之心便有箇義底氣象只有箇去就割制底氣象便是義也 大臨

○朱子語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偶 閔祖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個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只陰陽粗說時則是奇偶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憑地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它 淵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裡非特圖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特為巧而著耳 賀孫

古

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畫察得有陰陽令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倜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盡必大文蔚曰先生易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

畫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陰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間无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纂註

朱氏曰自此以下明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无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所謂崇高莫大乎富貴也○柴氏曰仰觀象於天而參驗於鳥獸之文於是得陰陽之理俯觀法於地而參驗於地宜於是得剛柔之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知理之所在物我无二三才之道默會於心要不出乎陰陽二端相變而已○項氏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宜謂地產之物木陽而草陰也○蔡氏曰聖人徧觀乎物故所畫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愚案朱子深取魏伯陽參同契嘗隱名而為之注此語錄

中所論男伏女偃乃本之程子而不用魏說何也豈以其言之近褻而捨之乎抑亦未究其書已前之言乎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音訓為罟今本作為罔罟陸氏曰音古馬姚云猶网也黃本作网罟云取獸曰网取魚曰罟佃陸氏曰音田亦作田漁陸氏曰音魚本亦作漁又言庶反馬曰取獸曰田取魚曰漁

集解 朱子曰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附錄 朱子語蓋取等字乃模樣是恁地蓋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賀孫 潘子善問據十三卦取象蓋取之離者言繩為罔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銖

纂註 張子曰桑附於物飲血茹毛故古所先○南軒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包犧氏為之罔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楊氏萬里曰教民食肉自包羲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音訓斵陸陟角反耜陸氏曰音似京云耒下耓也陸績云廣五寸耓𠛬丁反耒陸氏曰力對反京云耜上曲木也說文云耜曲木垂所作字林同力佳反徐力偎反本或作揉木為耒耨非耨陸氏曰奴豆反馬云鋤也孟云耘除草晁氏曰王昭素云諸本或作耜乃合上文

集解　朱子曰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附錄　朱子語問本義上入下動於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鏵胡瓜切鍫七消切耒乃鏵柄雖是下入畢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學蒙

纂註　蔡氏曰耜耒首也斵木之銳而為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為之○謝氏曰耒耜者今謂之犂曲木在上俗名犂衡即耒也斵削二片在下以承鐵二片俗呼犂壁即耜也巽木在震上陰柔之木可以矯揉而為曲有耒象互艮手執之象震為足行於坤地之下泥塗之中震為田耕田象○錢氏曰耨芸除草也○張子

曰天施地生故播種次之○楊氏萬里曰教民粒食自神農始○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唯罔罟田漁之制立然後耒耜之利見於天下○朱氏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為耒耜以教天下故曰神農○愚案耒耜之說諸儒所論惟謝氏以為今之犂耒即犂衡及巽木取象皆是而以耜為犂壁則非也朱子以耜為鏵鍪耒為鍪柄閩人多用之但於揉木為柄无所取考之十三卦取象皆以兩物合為一事之用如衣裳舟楫門柝之類則耒耜亦兩木合為一器耳盖犂衡別用一曲木前首趨下施横木縛軛以駕牛者犂壁則以木承一片曲鐵加於耜上使耕起之土翻轉向身外者而總名之曰犂農為天下之大本犂乃農器之大者聖人以之取象於易則學者固宜麤知其制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諸噬嗑

○音訓為市陸氏曰世本云祝

融為市說文時止反

集解 朱子曰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纂註 張子曰聚而通貨交相有无又次之○蔡氏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者噬而嗑之義也○謝氏曰噬嗑上離下震震大塗艮小徑有市井街巷之象故日中為市二三五坤爻故曰致天下之民初四上乾爻為金為玉二三五坤爻為廩為裳故曰聚天下之貨互艮手下震亦艮手之反如兩人相交易之象二上互旅商旅藏於市井之象震伏巽巽為利市三倍亦各得其所之象○鄭氏東卿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

取諸乾坤○音訓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陸氏曰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祐陸氏曰本亦非佑治陸直吏反章末同**集解**朱子曰乾坤變化而无為**附錄**程子語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而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入關錄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為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故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絢○朱子語黃帝堯舜氏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 淵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

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賀孫

纂註

耿氏曰莊子云不離於精謂之神人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神農稱神則黃帝者聖人之事也然則自神農而上則神人之事所謂不離於精者也自神農而下則聖人之事所謂兆於變化者也兆於變故通於變兆於化故神而化之通其變使之不獘則民固不倦矣神而化之順其自然則民固宜之矣○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盍而負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民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南軒張氏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襞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楊氏萬里曰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已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丘氏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

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蚩蚩蠢蠢葢未識所謂尊卑上下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音訓挎今本作刳陸氏曰本又作刳口孤反徐又口口溝反挾今本作剡陸氏曰本又作剡以冉反楫陸氏曰本又作檝將輒反下同徐音集又子入反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說文云楫舟櫂也致遠以利天下陸氏曰一本无此句

集解朱子曰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纂註謝氏曰刳木虛為舟剡木薄銳為櫓槳通謂之楫渙二四互震木三五互艮亦木四上巽又木木在坎水上有舟楫象合六爻觀初偶如船頭櫓三四偶如船左右四槳初二為船頭二五船腹二四間船倉五上如

船尾乾三爻金在震巽木中有刳剡之象○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蓋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途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音訓服牛晁氏曰說文作犕牛音備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陸氏曰一本无以利天下一句

集解 朱子曰下動上說

附錄 程子語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服馬而乘牛乎理之所不可絇

纂註 司馬公曰服牛乘馬附物而行隨之象也○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謝氏曰隨本否卦乾上為馬坤下為牛初上易成隨有服牛乘馬象服牛者置牛於箱下以牽車乘馬者人在馬上跨鞍也初三震木三五互巽木二三坤牛在兩木中如在車箱下故曰服牛三五互巽股四上反巽亦股四五乾為馬馬在兩股間如人在馬上跨鞍故曰

乘馬古者大車多用牛牽故曰引重車馬可萬里故曰致遠○愚謂平地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多者則服牛以引重田車兵車乘車之小車載人而輕者則乘馬以致遠左傳晉伯宗辟重曰辟傳重則用牛傳則用馬蓋牛以順為道而力在肩故服而駟之以引重馬以健為道而力在足故乘而駕之以致遠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為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音訓重陸直龍反柝陸氏曰他洛反馬云兩木相擊以行夜說文作㯳晁氏曰今說文又出此㯳字非古本說文也暴陸氏曰鄭作虣

集解 朱子曰豫備之意

纂註 徐氏曰內坤為闔戶互艮為門闕重門之象○互謝氏曰艮為門闕豫二四互艮四上震反亦艮一正一反兩艮也故曰重門震為木為聲柝也艮手擊之有擊柝象柝俗呼梆子擊以警夜三五互坎為盜暴客也豫豫備有豫防之義也○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

而巳至是始有暴客之防○司馬公曰斷木為杵掘地豫者怠惰之意擊柝者所以警怠惰也

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音訓斷陸氏曰下緩反又徒緩反斷絕杵陸昌呂反掘陸其月反又其勿反臼陸求酉反 集解 朱子曰下止上動 纂註 楊氏萬里曰耒耜耕稼之始臼杵脫粟之始○南軒張氏曰聖人教人知艱食矣復為之臼杵以治其五穀此小有所過者乎○雙湖先生曰震木互兌金斷之有為杵之象艮土互巽木入之有掘臼之象其義則下止而上動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音訓弧陸氏曰音胡說文云木弓剡陸氏曰以冉反字林曰銳也因冉反睽陸苦圭反又音圭 集解 朱子曰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纂註 朱氏曰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

矢之利○謝氏曰睽二至五互既濟三至上互未濟皆有伐鬼方象故曰威天下○雙湖先生曰睽所以取弧矢者以其有互坎也説卦坎為弓睽上九張弧説弧皆取互坎象坎又為堅多心之木兊反為巽繩則弦之為弧兊為金則剡之為矢而其義則取睽乖之時不可无弧矢以威不服使之不至於離散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集解　朱子曰壯固之意

附録　程子語上古之時民皆巢居而穴處後世易之以棟宇而不以巢居穴處為可變者以棟宇之利故也語錄

纂註　蔡氏曰棟屋脊檩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雙湖先生曰震木在上而為棟乾天在下而為宇兊澤雨象震伏巽風象○司馬公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徐氏

曰穴居而野處无以待風雨故宮室不得不興震風淩雨然後知廈屋之為帡幪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義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音訓衣陸於既反喪陸如字今本作喪

集解 朱子曰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纂註 謝氏曰大過巽下為木上兌反巽亦為木棺椁皆木為之木皆四片大過全體又有坎穴皆埋葬象初上坤文為土上下皆土而木四片在土之中故象棺椁○南軒張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无害也○余氏曰棟宇棺椁皆取四陽非此无以抗風雨水泉之陰也大壯象兌陰在上也大過象坎表裏皆陰也又曰卜筮之說詳於上繫制器之說詳於下繫○鄱氏曰杵臼棺椁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也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

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音訓治陸直吏反契陸苦計反集解朱子曰明決之意○此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附錄

朱子語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无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无年號所以无紀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无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所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兩年三年則百官詞訴簿歷憑何而決少間更无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責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其先甲家遂將元字改擦

作嘉字乙家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猶自被人如此无後如何個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粮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個如十三卦後人解說便多牽強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卻須用互體推艮為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則木為矢弦木為弧只是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誤

纂註蔡氏曰言有所不能記者則造書以記之事有所不能信者則造契以信之取明決之義○雙湖先生曰案黄公紹韻會韓子宋人得契密數其齒謂以刀分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刀判缺之故曰契又曲禮執右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又鄭玄云書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今夬取書契之象何也意者乾兌本同生於太

陽分之則為乾一兌二合之則為夬有判合之象又兌為口舌為言有書之象又為金反體為巽木乾亦金也又有刻木為契之象故書契有取諸夬此夫子述五聖人雖不假卜筮而用易所謂制器尚象之事也○柴氏曰在顯著之地而情不可揜以治以察也○徐氏曰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耿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蓋罔罟不如耒耜杵臼之裕萬民之食門柝能保其内不如弧矢之能威天下舟楫牛馬无所不通故得言利也又曰已前不云上古以下三事或言上古或言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非是後世以替前物故不言上古也此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程氏龍曰右十三卦之取象雖各不同然皆制器尚象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之象也罔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杵臼弧矢所

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身宮室以定其居門柝以衛其生棺槨以送其死凡所以為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无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夬之書契何也葢器利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書契可以代忘言之兑乾天可以防書契之偽其視罔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寔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為罔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楊氏萬里曰嗚乎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罔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匱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制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跰於

遠塗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轝自斯人之虞於冠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有舂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濟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濕墊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戚於蘽梩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知也取於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為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又曰易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既作聖人復取易以制器○真氏曰案此所列卦象之意蓋離之中虛而物麗乾坤之上下風之行水上此皆物象之自然者也有自然之象則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共覩也然常人見其

象而昧其理惟聖人見是象則知是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利天下出於聖人之心思不知聖人亦因其所固有而已蓋天地之間昭布森列莫非至理之所存故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无非教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豈有隱乎哉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學者誠能虛心以體天下之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目然後真知道器之相合而顯微之无間也又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為之轝轝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龍謂之壯言器莫有尚之者也此志所云即十三卦之意故附焉○龍氏仁夫曰案六十四卦自包犧畫卦時俱有邵子朱子說甚明十三卦取象无可疑者但知互卦變卦等處意中古演易以來方有之炎黃堯舜時未必有也諸儒求十

三卦象義不可得則穿鑿變互為說似非經旨○昌黎韓子原道曰云云古之時人之害多矣至人之類滅久矣○胡氏宏皇王大紀曰余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曽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庭春秋四時享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佛氏之徒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業相望又聽其離梁畫棟羣淪滅三綱之人而豢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為政者恬不以為慮中華无人可悲之甚矣○愚案韓胡與此相發明原道人所常讀故不具載大紀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為五帝故云今三聖之大道而俾專一藝者報之則又不知其何說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音訓象也者像也陸氏曰象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象

集解 朱子曰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附錄 朱子語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仿佛說不可求得太深佐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學履

纂註 蔡氏攸上東鄉助周易物象釋疑而論之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為之滋矣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為魚兎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

之意也彖者材也集解朱子曰彖言一卦之材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集解朱子曰效放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集解朱子曰悔吝本微因此而著○此第三章附錄朱子語林學履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彖字末句意亦然義剛纂註南軒張氏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之彖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言其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至吉則悔之著也吝者有文過之意至凶則吝之著也○雙湖先生曰此章說卦象及彖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而始著蓋卦爻辭无非可以明失得之報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耳○朱氏曰易之有象擬諸其形容而已猶繪畫之事雕刻之工一毫損益則不相似矣象之辭又謂之

象者言乎其材也卦有剛柔才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才以濟之才與時會斯足以成務矣然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處一時有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趨舍進退殊塗矣故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是以卦同爻異趨時之變不得而同然所歸則若合符節故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凡六萬一千四百有餘歲而行十三卦而已夫爻動有吉凶悔吝吉凶者所以生大業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其動可不謹乎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集解朱子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音訓奇陸紀宜反集解朱子曰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附錄朱子語問陽卦多陰至陰卦偶曰陽卦五畫所以多陰陰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為之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偶數

也偶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所能參也先生曰是學蒙

纂註 雙湖先生曰嘗因語録而推八卦奇偶之畫每卦雖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為六乾坤合為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兑合亦六適符老陰掛扐之用數總之則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无與於老陽之數矣然以陽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耦之合又皆老陽掛扐之用數故乾坤合為九震巽合亦九坎離合亦九艮兑合亦九叅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為老陽過揲之數焉此乾坤用九用六其數然見於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出於偶然其寔亦莫非自然之妙也豈可以人力參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音訓行陸下孟反下同

集解 朱子曰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

附録 朱子語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淵

纂

註徐氏曰君謂陽民謂陰君子之道以陽統陰小人之道以陰統陽○錢氏曰陽卦君子之道陰卦小人之道亦舉大槩巽離兌非一於小人也○雙湖先生曰此章專以八卦陰陽畫數分君子小人之道○柴氏曰一君二民道大而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卦體爻君子小人之道而象彖爻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為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為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可一例成卦也爻彖象乃是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音訓憧憧陸氏曰本又作憧憧昌容反

集解朱子曰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附錄朱子語憧憧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着個憧憧便鬧了德明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董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易說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只順其自然而已僩

纂註

蔡氏曰天下萬殊何思何慮而能感之以其迹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其心而言則志雖一而慮則百殊塗百慮紛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真氏曰案上蔡對程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却云恰好着工夫上蔡以為善煆煉豈非何思何慮非學者所可遽及要必由思而入歟○張子曰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无意有意則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无窮

動靜情偽止一屈信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柴氏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極致明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塗殊慮百无不應者何思慮為哉

日往則月来月往則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来暑往則寒来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音訓屈陸丘物反下同信陸氏曰本又作伸同音申下同

集解朱子曰言往来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

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附錄　朱子語曰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无者但憧憧則不可學蒙

纂註　楊氏萬里曰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氷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音訓尺蠖陸氏曰紆縛反虫名也徐又烏郭反蛇陸氏曰本又作虵同蟄陸直立反全身今本作存身陸氏曰本亦作存身

集解　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

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附録

程子語聖人之道更无精粗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入 關録 ○朱子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无時不然 寓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 淵 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无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刀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 賀孫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唯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程洵 利用安身令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大

雅問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曰孔子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則須進曰然 大雅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无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 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以安身耳 並答江元通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節問此章止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

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无有不感通往来之理學蒙尺蠖屈便要求信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无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来致用外面用得利而安身乃所以入来自崇己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横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事豫吾内言曽到這裏面来淵問横渠説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内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賀孫

纂註余氏曰既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為人切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集解朱子曰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来而信

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附録

程子語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矣 酢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絢 窮神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曰孝悌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世之言通以性命為高遠孝悌為淺近而不知其一説道无本末精粗之别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存焉世豈无孝悌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禮壞樂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夫盜賊之至不道者必有統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處而謂禮樂一日亡乎知禮樂之无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何有 安節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柄 ○朱子語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 德明 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叡智皆由此出自

誠而明相似淵夫子之教顔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個些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人傑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柰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来然也有這箇意思淵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别有箇德之盛也做来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廣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信得一寸来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信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義剛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来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来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

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内乃所以致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内只是如此做将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徳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謨 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无不通无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盖天下本无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個又要感那個便是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為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无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无春夏又何以生屈信往來之理所以必待疊相為用

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個感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也春夏是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信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信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二字說得許多大又推而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較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並董）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個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

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横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是分曉 淵林問正蒙形而工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盡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寓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按音訓死其今本作期陸氏曰亦作期

集解 朱子曰釋困六三爻義

附錄 朱子語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

得曰自是如此文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學蒙

纂註

南軒張氏曰有應於上將以求名今困于石此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有依於下得以安身今據于蒺　此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在困之時名辱身危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妻且不可見宜乎凶也○楊氏萬里曰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為不善以致之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祟氏曰此言困之小人不知義以危身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音訓射隼陸上食

亦反下恤允反括陸氏曰古活反結也集解朱子曰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附錄朱子語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賀孫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學蒙纂註朱氏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為之時動无結閡出則有獲唯乘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音訓校陸胡孝反下同止今本作趾陸氏曰本亦作趾集解朱子曰此釋噬嗑初九爻義纂註馮氏椅曰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於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朱氏曰小人不恥不仁

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亡辱及其先恥孰大焉雖愚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利而後勸威之而後懲小懲大誡猶為小人之福況真知義乎○張子曰啗於事幾者也○郭氏京曰不見利不動案動字誤作勸字凡悔吝所生生乎動者是小人見利而動若勸勉之義皆是善道故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音訓去陸羌呂反 何陸河可反又音河

集解 朱子曰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纂註 朱氏曰積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楊氏萬里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錢氏曰積字宜玩凡善惡

未有不由積而成也盍謹諸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集解 朱子曰此釋否九五爻義

附錄 朱子語問危者以其位為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學蒙

纂註 朱氏曰君子兢兢業業不恃其有故身安而國家可保國家保而德崇矣○張子曰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音訓知陸音智匙今本作鮮陸氏曰本亦作鮮仙善反少也折陸之設反餗陸氏曰音速馬作粥渥陸於角反勝陸音升

集解

朱子曰此釋鼎九四爻義

纂註

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楊氏萬里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任以至覆人之餗敗已之身爾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音○訓先見陸賢遍反介于陸氏曰徐音戒衆家作介徐云王廙古黠反斷陸丁亂反

集解

朱子曰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附錄

程子語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光庭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並顯○朱子語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遜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无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遜恭則

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近於瀆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争些子便至於流也 僩 上交近於諂下交近於瀆於此當知幾才過些子便不是知幾周子所謂幾善惡者此也 董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他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争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〻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下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幾 僩 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小簡傲底心所争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 董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 道夫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上引此句

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方舍惡從善賀孫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无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學蒙

纂註

張子曰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朱氏曰神難言也精義入神其惟知幾乎知幾其神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譬如陽生而井溫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見之○雙湖先生曰豫六二爻惟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發明幾學以敎人蓋介有幾義祁寬謂至纖至細處者深為得之上交謂五下交謂初惟當豫時不諂不瀆不沉溺於豫此其所以為知幾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

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音訓復行陸扶又反祇陸氏曰韓音祈支反王廙輔嗣音支

集解朱子曰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附錄程子語祇與底通使底至也无至於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並光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无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馮氏拾遺○朱子語其殆庶幾乎殆是幾字之意又曰是近義又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學蒙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真是顏子

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蓋卿

纂註 李氏椿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丘氏曰庶近也與庶乎屢空之庶同義夫子知幾顏子庶幾此其去聖所以未達一間耳○張子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音訓絪縕陸氏曰本又作氤氳上音因下紆云反晁氏曰說文作壹壹不得泄凶也說之案壹壹篆文絪縕古文氤氳隸文

集解 朱子曰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附錄 朱子語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倜橫渠云艮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得女坤道之所成所

以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易說致一是專一之意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兩個方得專一若三個便亂了三人行减了一箇則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學蒙

纂註 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雜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柴氏曰天地男女皆二而一者也○丘氏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為損有天地絪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為少男下乾變兌為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張子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一致之戒而人之道畢矣又曰虛則受益則虧陰陽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為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為損以其盈也

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於上則有天地絪緼男女構精之義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音訓易其陸以豉反

集解 朱子曰此釋益上九爻義○此第五章

附錄 朱子語夫子云不學詩无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也荅劉玶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它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来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別無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裏說又去那處說爾

董**纂註**

郭氏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案輔字誤作與與字輔輔助之義況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二字義甚明○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容缺一便不謂全○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柴氏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无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為定交以利相與為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雙湖先生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第五章又復舉十卦十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為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或盡分配上精義致用說切恐未然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音訓易之門邪陸氏曰本又作易之門戶邪撰陸氏曰仕勉反下章同數也廣雅云定也王肅士眷反

集解

程子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至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為易則可也○朱子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附録

朱子語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個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淵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此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為復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個陰陽闔闢而成但看它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

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學蒙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道夫天地之撰撰是所為必大撰即是說它做處淵

纂註

徐氏曰陽畫為乾陰畫為坤門猶闔戶闢戶之義一闔一闢為易之門其變无窮皆二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剛柔有體謂成卦爻之體也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於至微者也又曰自形而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凌氏曰乾坤物於陰陽而由陰陽以闔闢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蔡氏曰乾坤合而後成衆卦爻之體如剛來而下柔剛上而柔下此類皆由乾坤相合而成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

世之意邪○音訓越晁氏曰說文作易雜而不迯越說文訓度 集解 朱子曰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興紂之時也 附錄 朱子語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它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是為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學蒙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又一本於作爲不知如何但不過說稽考其事類淵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它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淵 纂註 楊氏萬里曰乾之所名或為龍或為馬或為玉金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為牛或為牝馬或為輿釜其所稱雖雜而不越

乎陰物也○柴氏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萬物由之足矣何用不一之名世衰道微人之情偽滋熾聖人不得不明其道以示天下○徐氏曰上古之世俗朴民淳迷於吉凶之塗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雖乾陽坤陰剛柔交錯顯而體天地之撰微而通神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物稽類考占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緼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音訓闡陸氏曰昌善反明也辯物陸氏曰如字徐扶勉反別也斷陸丁亂反

集解 朱子曰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附錄 朱子語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

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學蒙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　淵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出這不可見底教人知　學蒙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這道來事上看言那個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緼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個又曰將這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是微顯闡幽　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為弍晁氏曰案弍古文

集解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

纂註徐氏曰往謂陰陽消

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故曰察來顯者微之使求其原故曰微顯幽者闡之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莧陸之類悉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負乘往來事名之小者也茅棘豕雉物名之小者也所稱雖小而其所取之類皆本於陰陽非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乎旨謂所示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賾凡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與象皆示之而其所係之辭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曲委曲也凡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則言雖曲而无不中也肆陳也凡敷陳其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也報猶應也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

疑以濟其所行有以明著其吉凶之應也○雙湖先生曰此一節上六句皆是抑揚說易書所載名雖小而類則大旨雖遠而辭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與書直而溫寬而栗等語同意凡此者无非因民心之疑貳而欲濟其所行以易而明示其失得之報故然也遠深遠文文章曲偏曲朱子釋中庸致曲亦謂偏曲失得謂吉凶也此章專論乾坤為易之門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關鍵也其究則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集解

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附錄

程子語如言仁者不憂又卻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安節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

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音訓柄陸兵病反脩陸氏曰如字馬作循辯陸氏曰如字王肅卜勉反集解朱子曰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附録朱子語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辯其處困而通則可以辯其是困而不通則可以辯其非損是懲忿窒欲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去

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上綽過如此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學蒙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其施而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鉄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流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地是那不動地頭學蒙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到皮子上者如此方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必大

纂註

程氏曰履德之基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古者名臣盛烈暴炙在人耳目者未嘗不始於近而後寖以光懿○徐氏曰履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上立步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基復為反善之

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其本也人處困窮出處語黙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義則爲君子違理則爲小人明辨於私所以自驗其所守也○雙湖先生曰此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以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卦之德固自統會於其心也久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音訓厭陸於艷反易陸以豉反長陸丁丈反稱陸尺證反又尺升反

集解朱子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强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

隱不露

附錄

程子語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說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語錄○朱子語履之為卦君臣上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者也和則疑於平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是乃所以為至也又曰履和而至以下皆是反說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而又光復是一陽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白而辨也復雖一陽生然而與衆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衆惡却遏他不得學蒙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讐方得之若輕可地說得不濟事顯子如子産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頌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强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制斷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利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

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无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　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困困卦説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象曰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取困而能説也井居其所而遷井是撥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 僩 繫辭既説井以辨義又説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説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 賀孫 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它不待發露出來又曰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至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僩 陳才卿問隱字何

訓曰隱不見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為用亦猶是也個巽稱而隱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某前以為稱揚之説錯了　學蒙

纂註

徐氏曰設施為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為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俟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設謂有所安排布置要如何也○不真氏曰案損先難而後易益忿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難塞故其始也懲之塞之為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為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主利物而言長裕者謂充廣吾寛裕之德則其利益自然及物不待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蔡氏曰和則不能必至而復之和則能至尊者不能必光而謙之尊則能光微昧者不辨於物而復之小則能辨雜者人猒之而恒之雜則不猒難者不易而損之先難則有後易之理設施為也裕則多施為而益之裕則不施窮則不通而困之窮則能通遷謂養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遷而

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也稱則形著而巽之著則能隱此如書之九德蓋兼體用而言也○雙湖先生曰此再陳九卦之材亦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聖人既有九卦之德亦必有九卦之材其和而至稱而隱固其餘事矣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音訓和行陸下孟反遠陸于萬反

集解○朱子曰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處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附錄程子語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光庭○朱子語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履自是卑底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學蒙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個井以辨義謂安而能慮

蓋守得自家心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邪僩問井以辨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而遷是否曰然必大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淵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蓋卿 權是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无處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銖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這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是了方可以行權學蒙鄭仲履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只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耳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

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蓋卿易之為書如行雲流水本无定相確定他說不得顯子三陳九卦初无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如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无定相不可確定也淵

纂註

邵子曰人道不能无怨故言寡怨所謂怨是用希是也○柴氏曰道始於踐履而終以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為學之至○雙湖先生曰三陳九卦自有次第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明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着一以字以明用易也然文王之聖心與易會居平時處憂患无一非易况演易羑里即身是易豈待逐卦而以之乎夫子亦姑論

其處憂患之道以其近似者言之而為萬世學易者法耳膠馬非易又曰九卦於三畫八卦內七卦有取獨无取於離以為聖人晦明之意然有互體離在馬實未嘗不明也○真氏曰九卦之義更當各就全卦反復觀之以求其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云云又明於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於憂患又不特九卦為然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音訓遠陸氏曰馬王韓袁萬反師如字上陸時掌反

集解

朱子曰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附錄

朱子語謂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學蒙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它排定三百五十

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卻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這箇是有許多變所以如此 淵大傳說上下无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卻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楊雄太玄皆排定了第幾爻吉第幾爻凶此便是死法 賀孫

纂註

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蔡氏曰屢遷謂為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為書至屢遷此總言為書為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動无常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已○朱氏

曰位謂之虛者虛其位以待變動也故太玄九位亦曰九虛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集解　朱子曰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附錄　朱子語問外內使知懼據文勢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硬解也解得但不曉其意思是說甚底學蒙

纂註　司馬公曰自內適外為出自外來內為入易出入六爻為人內外之法度○朱氏曰出入者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以是觀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入當入而出

其患一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集解　朱子曰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附錄　朱子語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无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淵

纂註　朱氏曰又此書明於己之所當

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明失得之報也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南軒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蔡氏曰雖无師保如臨父母易書可親如此信乎不可遠也○余氏曰上繫雖言與民同患而必以洗心先之又發造化不與聖人同憂之意下繫則多言憂患矣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音訓揆陸氏曰葵癸反度也方陸氏曰馬云方道也

集解 朱子曰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此第八章

附錄 朱子語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他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是有典常淵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學蒙

纂註 胡氏曰方道也人能初率循大易之辭則可以揆度夫大易之道○凌氏曰率其辭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則其道雖不可

為典要而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蹈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雙湖先生曰此章專論玩辭觀變為學易之事而深有望於其人也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此二句一章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於憂患以下言其辭也自其變觀之則九六之爻周流於虛位之間或上或下而无常皆一剛一柔之相易不可為典要而惟變所適然其剛柔之或上而出於外也既足為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外其剛柔之或下而入於内也亦足為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内豈徒變之六乎自其辭觀之則明憂患而如父母之臨率辭揆方而有典常之可法而後總之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玩辭觀變之學誠有望於其人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音訓要陸一遙反下同

集解 朱子曰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

物而已

纂註 錢氏蓀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逐爻分說而中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為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音訓易陸以鼓反

集解 朱子曰此言初上二爻

纂註 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音訓撰陸氏曰鄭

作算云擬也

集解 朱子曰此謂卦中四爻

附錄 朱子語問雜物撰德云云曰這樣處曉不得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學蒙 問易中互體之說或以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曰今人言互體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不必深泥蓋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個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 學蒙

纂註 潘氏夢旂曰雜物者剛柔相雜而有等也撰德者撰述之也物之所以相雜者撰其德而已物之相雜也正則德之所撰者吉物之相雜也不正則德之所撰者凶然而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洪氏曰中爻者謂

二三四與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師以正應九一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二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雙湖先生曰物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自成兩卦之德也故謂之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既足以示人矣復自互體而辨之則是是非非於是乎蓋可見焉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音訓噫陸氏曰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要陸氏曰一妙反絕句又一遙反則句至吉凶居陸氏曰馬如字處也鄭王肅作其辭知者陸音智彖辭陸氏曰吐貫反馬云彖辭卦辭也鄭云爻辭也思陸息吏反

集解 朱子曰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纂註 朱氏曰噫重卦六爻之意亦要諸吉凶存亡之辭而已有同位而異物同物而異象同象而異辭要諸辭

則四者不同居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六爻變動相錯而有吉凶存亡者也彖辭者合內外二體以一爻相變而有者也知者明於理則觀諸彖辭而爻義已知其過半矣○耿氏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大致所歸不出乎存亡吉凶而已所以觀是非之要在要存亡吉凶所以觀存亡吉凶之要在觀彖辭而已○龔氏曰以彖為要知者觀之无待於爻蓋所要愈約所知愈易中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集解 朱子曰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附錄 朱子語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强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

說又曰其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是則是要其歸之之義又曰要去聲是要徳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只欲无咎 易說

纂註 郭氏京曰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近字上仍脫懼字○許氏曰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音訓勝陸升證反一音升

集解 朱子曰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惟剛則能勝之此第九章

附錄 朱子語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利不利遠者也曉不得 易說

纂註 潘氏夢旂曰三與五功同乎陽而位有貴賤之異三以臣之賤而居下卦之上故多

凶五以君之貴而居上體之中故多功然五君位也柔居之則危剛居之則能勝其事故六居五多危九居五多吉也○許氏曰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爻之德莫精於此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厚重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兑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雙湖先生曰案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因及彖辭末則申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而論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集解朱子

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附錄

程子語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大臨

纂註

朱氏曰天地人三者一物而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剛柔也而謂之地仁義也而謂之人故曰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六者非它即三才之道也是故三畫有重卦六即三三即一也○楊氏萬里曰重卦之後則兼三才而兩之是一三才為兩三才也合為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

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集

解朱子曰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此第十章

附録朱子語問道有變動至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個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個物是那別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无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學蒙

纂註徐氏曰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之類皆道之

變動而謂之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剛或柔而小大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陰陽兩物交相錯雜故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則可以觀變玩占而見其文之著矣○雙湖先生曰此章論易不徒爻畫有天地人之道具焉惟其有是道所以變動不居即其爲道也屢遷之義使徒有是爻而非有道寓於其間則亦何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陰陽二物自相雜居而成文以生吉凶而爲人事失得之象耳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音訓紂陸直又反易者陸以豉反集解朱子曰危懼故得平

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

附錄

朱子語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使之平安慢易者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學蒙

纂註

柴氏曰非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熾也非盛德則易道无自而傳也末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文王之心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豈易使之邪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徐氏曰知此易之道而有所恐懼可使安平也不由其道而有所慢易必至傾覆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因羑里以小心翼翼而遵夫易故危者使平也紂貴為天子以殺戮无辜而悖於易故易者使傾也○蔡氏曰易之道大百物皆不能廢也懼則憂危之謂苟能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楊氏萬里曰前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

巳屬之文王矣以為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為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為末世褒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雙湖先生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明指文王曰畫卦因重辭危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爻卒不免後世紛紛之疑難惜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音訓行陸下孟反易陸以豉反阻莊呂反

集解 朱子曰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

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陥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附録

朱子語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来聖人无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個路去知舜知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 賀孫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来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 淵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 游僴

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便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 煇

問乾至健也至恒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他之病足以進之而

无難底意思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只恁冒進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至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看它此語是什麼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易之為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邪 周僴問夫乾至知阻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

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上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乗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乗却硬要乗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无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无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險如健却疑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同上

纂註

南軒張氏曰健者疑若不知險也今乾至健而德行恒易故知險而不為陰所陷順者疑若不知阻也今坤至順而德行恒簡而不為陽所拒○朱氏曰上繫言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阻故曰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音訓說陸音悅諸侯之慮晁氏曰王昭素云剩侯之二字必是王輔嗣以後韓康伯以前錯温公曰王輔嗣略例曰能研諸慮則侯之行字也說之案虞翻亦作諸侯則其謬已久矣亹亹陸氏曰亡偉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勉也

集解

朱子曰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附錄

朱子語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個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了這個屬陰淵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乎陰成亹亹者

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誤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底屬陰淵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惟悅既說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他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學蒙

纂註

項氏曰惟乾坤知之明故能道占者之心使之說能因占者之慮為之研說心故能定其吉凶研慮故能成其亹亹○朱氏曰易簡也故能悅諸心知險阻也故能研諸慮易簡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无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反覆不捨能无研乎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

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集解 朱子曰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附錄 朱子語問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曰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器字則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恁地說又曰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方有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淵問易書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易說

纂註 余氏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不假象

占者也象事知器占事知来求諸象占者也不假象占百姓之所以與能也○項氏曰云為即言動也人之言動即易之變化也故曰變化云為此四句即上繫之四道也變化云為即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精於變化云為則知動之微見吉之先有擬議之功无諂瀆之禍故曰吉事有祥此以辭與變體之於身也精於觀象可知制器之理如十三卦是也精於占卜可知方來之事如遂知来物是也此以占與象措於事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集解 朱子曰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附錄

朱子語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皆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洪範之謀及乃心謀及卜筮謀

及鄉士謀及庶人相似淵百姓與能它无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學蒙

纂註南軒張氏曰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所賴聖人成其能其能可謂大矣然又且明謀之人幽謀之鬼神不自認以為能故百姓莫不歸美以與其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集解朱子曰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

附錄朱子語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學蒙

纂註張子曰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卦爻象所趨各異故曰情言○南軒張氏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彖者材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於人也剛柔雜居則通以趨時而或失或得故吉凶見焉

爻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

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音訓惡陸氏曰烏路反鄭烏洛反 集解 朱子曰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附錄 程子語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酢 ○朱子語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如何先生云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今不得見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害矣又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關不能為害惟是克世則方能為害否先生云恐是這樣意思 說易

纂註 徐氏曰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四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

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孚五也屯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孚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孚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感孚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項氏曰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諭人者殊也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相者爻之情也下六辭者爻之辭也○雙湖先生曰變動即上文爻有變動是已以利言者爻之變動本皆教人趨吉避凶而歸於利耳然不免吉凶殊分者由情而遷也情有善有不善善則遷於吉不善則遷於凶至是不能皆歸於利矣是故以下愛惡遠近情偽所謂情也相攻相取相感遷之由也吉凶悔吝

利害總名之曰吉凶也愛惡相攻因於遠近相取遠近相取因於情偽相感者情之始交利害之開端也相取者迹之已著悔吝之途分也相攻則事之已極吉凶之不可移也此三言皆吉凶以情遷之事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偽感終至於惡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吝可知矣即此一條備三者而明之大要欲人警省悔心生而吉利隨之終歸夫變動之利不墮於情遷之凶耳易之道固如此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集解　朱子曰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此第十二章

附錄　朱子語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董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

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就人占時上說如何先生曰然　銖

纂註　徐氏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歉則發於言辭自然慚怍也枝如木之有枝開兩岐疑者可否未決則其辭不直截或兩岐也誣善者謂謗善為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言見理不定无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言與實相背故慚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守謂其所依據吳王失國故辭屈於晉吏之失對故辭屈於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以類推之艮吉也震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喜陷為誣善離喜麗為失守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其盡於此矣○雙湖先生曰六辭與易誠不相關意者指尚占

命筮之辭上傳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夫子於此又發其情以見命筮之際本諸中形諸外自有不可掩者神物之著顧不能前知吉凶以告之乎亦欲人謹其事而重其筮也○余氏曰上繫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為結下繫以諸辭之不同者為結義相發也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次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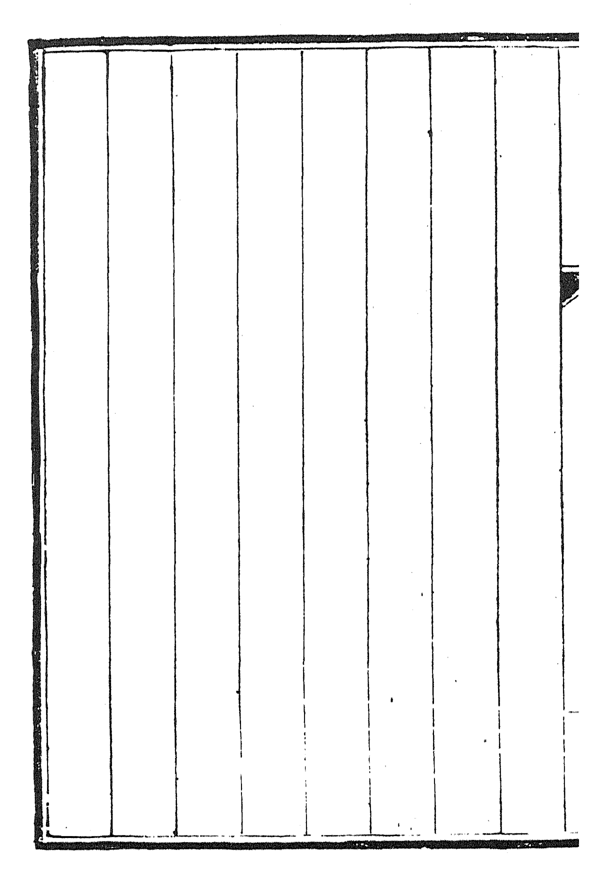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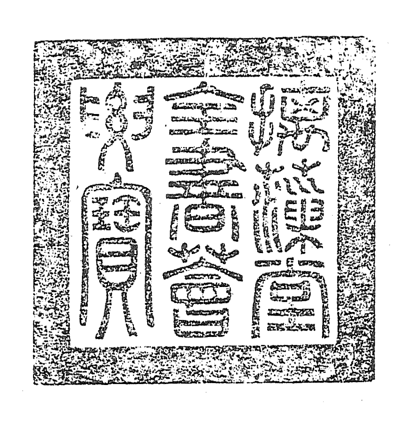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三頁後三行流金之暑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寒案下流金之暑四字複衍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見利而後勸刋本利訛義案文改

第五十一頁後八行令坤至順而德行恒簡而不為陽所拒案簡下脫故知阻三字

第五十二頁前四行鄭云没没也案没没疑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吳魯